

冷酷的心

威·豪夫著

兒童讀物出版社



定价一角七分

10731-627

43

~~5~~

IS10,88

1

〔德國〕威·豪夫

冷酷的心

伯 永 譯

內容提要

這是德國一本古典文學作品。書裏寫一個燒炭青年想發財，想不勞而獲，就跟一個惡魔做買賣，把真心賣給了他，換來石頭的心和一筆橫財。從此以後，他就變成冷酷無情的人，殘忍地對待窮人，虐待母親妻子，爲非作惡，最後闖了大禍。後來他聽從一個善良仙人的指點，從惡魔那裏取回他原來的真心，重新和母親妻子一起過勞動美好的日子。這本童話尖銳地諷刺了舊社會的剝削階級，指出他們那些人全都是沒有真心、沒有良心的！

Wilhelm Hauff

DAS KALTE HERZ

Im Insel-Verlag, Leipzig, 1953

冷 酷 的 心

威·豪夫著 伯永譯

董·費舍爾繪圖 王少明校訂

*

兒童讀物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陸號

上海永立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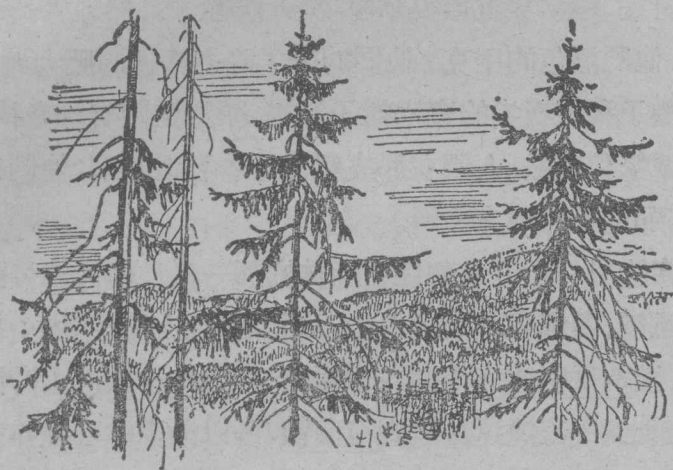
書號：譯2028 (高)

開本 787×1092 紙 1/28 印張 2 3/14 字數 37000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27201—47200 定價(3)0.17元



凡是路經史瓦比亞〔註一〕的旅客，絕不應當忘記也走到黑森林〔註二〕裏看一看；不只是爲了這些樹木（雖然這一望無邊、亭亭聳立的樅樹在其他任何地方是看不到的），而且是爲了這裏的居民，他們和四週的人們顯然不同。他們長得比普通人身長、肩寬、四肢健壯。比起住在河谷和平原地帶的人們來，就像每天早晨從樅樹發出的爽朗氣息，從他們的幼年起便給予了他們一種更加自由的呼吸、一雙更加清秀的眼睛和一身更爲堅忍，甚至有

〔註一〕 史瓦比亞是德國西南部的一個地區。

〔註二〕 黑森林是德國西南部的一片山地，以有茂密的森林得名。

些粗魯的勇氣似的。他們不單在舉動和身材上，就在風俗和服裝上，也和住在森林外的人們完全不同。在巴登〔註一〕那一面的黑森林的居民，經常穿戴得很華麗；男人讓鬍子自然地生長在下頰的四周，他們黑色的甲克、他們的帶了許多褶邊的肥大褲子、他們的紅襪子和高而尖的寬沿帽子等等，顯得他們有些奇特，然而又有些誠摯和莊嚴。人們在那裏經常忙着製造玻璃；他們也製造鐘錶，拿到遠近的地方去賣。

同族的另一部分人却住在森林的那一邊。他們的勞動使得他們的風俗、習慣和玻璃工人的不同。他們經營着森林：把樅樹砍伐了，從納哥洛德河運到內卡爾河，再從內卡爾河上游流放到萊茵河〔註二〕，一直遠遠地運到荷蘭國，所以沿海的人都熟悉這些黑森林的人和他們巨大的木筏。他們順流而下的時候，停留在每一個城鎮上，神氣十足地聽候有人來買他們的木板和樑木；可是他們那些最堅固和最長大的樑木，却留着高價賣給荷蘭的老闆們用來造船。且說這些人是習慣了一種粗野漂泊的生涯的。他們最大的樂趣是坐在木筏上順流而下，而他們的苦楚，却是沿着兩岸逆流而返。所以他們在節日穿的衣服也就和住在黑森林那一邊的玻璃工人們的大不相同了。他們穿着黑色麻布製的甲克，寬闊的胸前吊着一副一手來寬的綠色吊褲帶，一條黑皮的馬褲，從褲袋裏露出一把黃銅尺，算作一點威儀的象徵；但是他們真正的

〔註一〕 巴登是德國地名，在黑森林西面，直到萊茵河邊。

〔註二〕 萊茵河發源於阿爾卑斯山，向西北流，經過德國、荷蘭注入北海。

驕傲和他們的喜悅却在他們的長靴子上，那恐怕是全世界的靴子中最長的了；因為它們可以從膝蓋處往上拉兩拵〔註〕長，這樣，這些筏子手們便可以在三尺多深的水裏來往走動，一點也不至於把腿弄濕。

一直到近代，黑森林的居民們還相信有過森林神靈的存在，的確，那只是到了現代，他們才被教導着放棄了這種愚蠢的迷信。按照傳說，奇怪的是住在森林裏的神靈們也各自穿了不同的衣服。人們證實着說，那位矮小的玻璃人（一個身長三尺半高的善良的神靈），除了戴着一頂又高又尖的寬沿帽子，身穿甲克，肥大的褲子和紅色的襪子以外，便從來沒有穿任何其他的衣服出現過。可是經常出沒於森林那一邊的荷蘭·米海呢，據說是一個肩膀寬大的巨人，穿着筏子手的衣服，尤其有幾個自稱見過他的人證實着說：他們全體的錢財怕也買不了那麼多小牛，用牠們的皮來製造巨人的靴子。他們不加任何誇張地說：“那靴子簡直太大了，一個普通身材的人站在裏面，只不過剛露出頭頸來。”

據說有一次，一個年輕的黑森林的居民，曾經和這些森林神靈有過一段稀奇的故事，以下我就要述說這段故事。

在黑森林裏，從前有一個寡婦巴巴拉蒙克太太；她丈夫是個燒炭的，丈夫死後，她逐漸訓練她十六歲的兒子彼得·蒙克繼續他父親的職業。

年輕的彼得·蒙克是個機靈的小伙子，最初他覺得很滿意，

〔註〕 拵是指張開大拇指和中指時，兩個指尖之間的長度。

因爲在父親那裏，除了每週七天坐在燒着炭的窯前，和渾身弄得又黑又髒、令人怪討厭地走到城鎮上去賣木炭以外，他未曾見到有人從事過其他的職業。可是一個燒炭的人是有很多閒暇去反省自己和回憶他人的。當彼得·蒙克坐在炭窯前的時候，四週黑黝黝的森林，和林中深沉的幽靜，激動得他心裏不由得總想哭一陣，並且在他心中引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憧憬。他難過了一會兒，生了一陣氣，却找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最後，他發現了他不安的原因，原來這就是他的社會地位。“一個寂寞的燒炭的黑小



子！”他自言自語地說，“簡直是個倒霉的生涯。玻璃工人，鐘錶工人，就算禮拜天晚上的音樂師也罷，他們够多麼尊榮！要是彼得·蒙克梳洗得乾乾淨淨，穿上父親節日穿的銀鈕甲克，再來一雙嶄新的紅襪子，出現在人前，假若那時有人在我後面走着，心中想：瞧，那個漂亮小伙子到底是誰，然後在他們中間誇講起我的襪子和我那堂堂的步伐來，——啊，再等一會他就要越過了我，然後回頭一看，他必定驚訝着說：“哦！原來是彼得·蒙克那個燒炭的。”

森林那一邊的筏子手們也成了彼得羨慕的對象。每當這些森林的巨人們，穿着豪華的衣服——上面裝飾着的鈕扣、帶鉤和鎖鏈，就有半百來磅銀子重——走過來的時候，要不然就當他們伸開了兩腿，拿出一副傲慢的樣子看着人們跳舞，用荷蘭話咒罵着，學着荷蘭老闆們的派頭，用着一臂來長的可龍〔註一〕製的煙袋抽煙的時候，彼得就認為一個筏子手是幸福人們的典型。又當這些幸運之子們把手伸進褲袋裏，拿出成把的大洋錢來，然後賭上六巴會〔註二〕；不是東邊輸掉五塊古洛登〔註三〕，就在西邊贏得十塊古洛登的時候，彼得就再也忍受不住了，於是他憂愁地蹣回自己家中的小屋。因為在許多次的節日中，他見過不少這樣的“木材商”在一晚賭輸了的錢數，要比可憐的蒙克家的父親費了一整

〔註一〕 可龍是萊茵河沿岸的都市。

〔註二〕 “六巴會”是從前南德意志的一種貨幣：值六個巴會。

〔註三〕 古洛登是貨幣名，相當六十個小錢，約合一·七馬克。

年心血賺來的錢還要多。特別有三個這樣的人，關於他們，彼得不知道應該最羨慕其中的哪一個好。一個是身體肥大、面色發紅、在四鄉被認為是最富的人。人家叫他胖以西結。他每年帶着建築用的木材去兩趟阿姆斯特丹〔註一〕，交着好運，比別人賣的價錢永遠高出很多，所以他回家時，不像其他的人們須走着回來，而總是架着車子堂堂地回鄉。其次便是全森林中長得最高最瘦的一個，人們叫他高史路克，彼得羨慕他，主要是爲了他非常的大胆；他敢衝撞被人最敬愛的人們，不管酒家怎樣擁擠，他也要佔據一塊能容下四個大胖子坐不了的地方；因爲他若不把胳膊攤在桌子上，就把一隻長大的腿蹺在一條長凳上，但是却沒有人敢反對他，因爲他有很多錢。第三個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小伙子。他比遠處近處的任何人都善於跳舞，所以被叫作“舞廳皇帝”。以前他是一個窮小子，做過某木材商的僕人；忽然他發了很大的財；有人說他曾經在一棵老樅樹下找到了滿滿一罐金子，也有人以爲他在萊茵河離丙根〔註二〕城不遠的地方，用筏子手們的魚叉打撈上一包金子，而這包金子是原來屬於那偉大的尼白龍根的寶藏〔註三〕一直埋在那裏的；簡而言之，他忽然間發了大財，不拘老幼都像敬視一位王子那樣地看待他。

〔註一〕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的都市。

〔註二〕 丙根是萊茵河沿岸的都市。

〔註三〕 這指德國有名民間故事尼白龍根中的寶藏。德國大音樂家瓦格納根據尼白龍根的傳說，著作過樂劇。

炭夫彼得·蒙克寂寞地坐在樅林裏的時候，時常想起這三個人。真的，他們三個人都有一種主要缺點，令人痛恨他們，那就是他們的非人的貪婪、他們對待負債者和可憐的人們的無情，因為黑森林的人們是極端善良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下，誰都會想到事情會怎樣：人們雖然怨恨他們的貪婪，但是又因為他們有錢而尊崇着他們；試問誰能像他們一樣揮霍着大批金錢，就像金錢是從樹上搖落下來的呢？

“不能長期這樣下去了，”有一天彼得憂鬱地對自己開口說了話；因為昨天是個節日，酒家充滿了村民；“倘若我再交不到好運，那我可就要自殺了；假若我能像胖以西結那麼尊榮和闊氣，或者像高史路克那樣大胆和有勢力，或者像舞廳皇帝那麼有名望，能拋給音樂師們大洋錢而不是零碎的小錢！到底他們從哪兒得來的金錢呢？”於是他想盡了種種方法，但是沒有一種方法能使得他滿意；終於，他想到了這裏的居民傳說着的、在許多年前有人藉着荷蘭·米海和小玻璃人兒發了財的故事。他父親還活着的時候，常有些窮人到他家訪問，然後長時間地談起好多闊人和他們許多發財的方法；在那些話裏，小玻璃人兒時常佔了相當的地位；的確，當彼得確切回憶的時候，他幾乎要想起那幾句應該在樅樹林中心部的小丘上，呼叫小玻璃人兒出現的詩句。那詩是這樣開始的：

“在綠色樅樹林裏看守珍寶的老人，
已有了好幾百歲的經歷。

一切土地都是你的，只要那裏有着樅樹聳立。……”

雖然他盡量地回憶着，但是他怎麼也想不起接續着的一整句詩來了，有時他想是否應該試問幾位老漢，看那句咒語到底該怎樣說；然而一種怕叫人們看破他心中意念的恐懼，阻止了他這樣做。尤其，他認為，關於小玻璃人兒的傳說一定流傳得不廣，而且知道那咒語的人數必然不多，因為森林中畢竟闊人並沒多少，——要不然，爲什麼他父親和其他許多窮人未曾試一下他們的命運呢？最後有一次道，他誘導着母親談到小玻璃人兒的事，她重複了一下他已經知道的部分，她只能告訴他頭一行咒語；可是最後又說那神靈只顯現給誕生在禮拜日十一點到兩點之間的人們。只要他知道那咒語，他就完全合乎以上的條件，因為他正是誕生在禮拜日正午十二點的。

當炭夫彼得·蒙克聽說了這些事，又是好奇，又是喜出望外，一心想嘗試這冒險。他覺得，只要再知道一部分咒語，有了誕生在禮拜日的事實，玻璃人是一定會顯現給他的。以後有一天，當他賣完了他的木炭，他不再燒新的炭窖了，他穿上了他父親的漂亮的甲克和嶄新的紅襪子，戴上了禮拜日的帽子，手中拿了五尺來長的黑荆棘木手杖，向他母親說了以下告辭的話：“我必須到城市的衙門裏去一次；因爲不久就要爲了徵兵而抽籤了，所以我想切實地再告訴長官們一次，你是一個寡婦，而我又是你的獨生的兒子(註)。”他母親感激了他的決心；然而他却一直走向了

(註) 在那時代，寡婦的兒子有免除兵役的權利。

樅樹丘。這樅樹丘位置在黑森林的頂點，在那時代，距離它，走上兩個鐘頭的地方以內還沒有一處村莊和一間小屋，因為迷信的人們都以爲在它的附近是“不安全的”。雖然那些樹是長得那麼高大和雄壯，但是沒有人願意在那附近砍伐木材；因為屢次當伐木的人們在那裏工作的時候，斧頭不是從木柄上掉下來砍傷了人們的腳，就是樹木突然倒下來把人們一齊壓在底下，使他們受傷或死亡。尤其，人們除了把長在那裏最好的樹當作劈柴燒以外，怕再也沒有其他的用處了，因為木筏主人們，從來不肯在他們的木筏中混進從樅樹丘上來的一條小枝。人們流傳着一種說法，以爲假如，木筏中混入了一棵從樅樹丘中伐來的樹木，結果人和木材都要遭遇不幸的。自然這也正是樅樹丘裏樹木長得這樣茂密高大，甚至就在正午，也幾乎有如黑夜的原因。彼得·蒙克在那裏大大地懼怕起來；因為他聽不到任何響聲——除了自己的腳步聲以外，既沒有腳步聲也沒有伐木斧子的響聲；就連小鳥也好像故意躲避了這茂密的“樅樹之夜”。

燒炭的彼得現在到達了樅樹丘的最高點，站在一棵龐大的樅樹的前邊。爲了買這棵大樹，有一位荷蘭船主寧可交出現金幾千個古洛登的價錢。“這裏，彼得想，“一定住着那個看守財寶的人，”於是他脫掉了他那禮拜日的大帽子，向着樹鞠了一個深深的躬，咳清了嗓子，用着顫抖的聲音說：“祝您幸福的晚安，玻璃人先生。”然而四週一切如舊，並沒有得到任何回答。“說不定也許我應該背誦一下那首小詩，”他一面想，一面小聲地唸：

“在綠色樅樹林裏看守珍寶的老人，
已經有了好幾百歲的經歷。

一切土地都是你的，只要那裏有着樅樹聳立。……”

當他唸誦這些詩句的時候，他很驚訝地看見了一個身材矮小的奇怪人物從巨大的樅樹幹後往這邊窺探着；他想他已經看到了玻璃人，如同人們關於他敘述過了的一般；他那黑色的小甲克，紅色的小襪子，小帽子，都像傳說的一模一樣；再加上人們傳說着的那副潔白細膩而聰慧的面孔，他相信已經看見小玻璃人兒了。但是，啊，正如他突然出現了一樣，小玻璃人兒忽地又不見了！“玻璃人先生，”彼得·蒙克躊躇了一會兒，又大聲叫，“請你對我親切些，別以為我是一個傻瓜——玻璃人先生，若是您以為我沒有看見您，您那可就大錯了，我早已經清清楚楚地看見您從樹



後面往這邊瞧來着。”——依然沒有任何回答，但是他好像聽到從樹後面傳來一陣陣低而啞啞的笑聲。終於煩躁戰勝了一直在束縛着他的恐懼。“等一等，你這小伙

子，”他嚷了，“一會兒我就把你捉住。”於是他跳了一個箭步，來到樅樹的後面，但是在青翠的樅林裏却找不到什麼看管財寶的人——除了一隻美麗的小松鼠在樹枝上跑跳着以外，什麼也沒有了。

彼得·蒙克搖了搖頭；他體會到他在咒語上已經獲到了某種程度的成功，說不定再有一整句詩就能把玻璃人整個兒引出來了，他翻來覆去地想着，但是什麼也想不出來。小松鼠坐在樅樹下部的枝子上，有時好像鼓勵着他似地，有時又好像嘲笑着他似地。牠舔一舔牠自己，捲一捲牠的美麗的尾巴，用了牠聰慧的眼睛注視地看他。後來，獨自和這個小動物在一塊兒，幾乎使得他恐懼起來；因為這松鼠剛剛變得有了人類的頭顱，戴了一頂三角帶尖的帽子，忽然又變得像普通的松鼠一樣，除了在牠的後腳上，穿着紅色的襪子和黑色的鞋。簡而言之，牠是一個狡猾的動物；可是燒炭的彼得却十分恐懼，因為他想這一定是有什麼地方搞錯了。

彼得比來時加快了腳步離開了那裏。森林變得越來越黑，樹木顯得更加茂密了，他開始大大地懼怕，拔步便跑，一直跑下去，遠遠地聽到了狗叫，不久看到了一縷住家的炊煙縈繞在樹林中間，他才重新覺得安心。當他走近了，看清了小屋裏人們的服



裝的時候，他發現他在急忙中竟完全取錯了方向，不但沒跑回玻璃工人們住的地區，反而來到筏子手們的地方。在小屋住的人們，是伐木的人們；裏面住有一位老漢、他當家的兒子和幾位長成了人的孫子們。他們慇懃地招待了請求留宿的彼得，連他的姓名住址也沒問，給了他些蘋果酒喝，在晚飯時更擺上了一隻山雞——這黑森林裏最好的食物。

晚飯後，家中的主婦和她的女孩子們圍繞着坐在燈火近旁，手中拿着捻綫杆作着活計，年歲小的孩子們拿了最好的樅樹油脂添着火炬，祖父、客人和主人抽着煙，看着女人們，男孩們却忙着雕刻木製的匙子啦、食叉啦等等。外面森林裏。暴風雨吼叫着，在樅樹林中逞着威力，四面八方傳來陣陣的巨響，聽着就像全體樹木一齊轟然折倒，彼此傾軋着一般。胆大的青年們打算跑進森林裏，去看這些雄壯美麗的情景，但是老祖父却厲聲厲色地阻止了他們。“現在誰要出去的話，我可就不管他了啊！”他大聲嚷着對他們說。“憑上帝起誓，他就一輩子再也回不來了；因為荷蘭·米海今天晚上在森林中砍伐着一個新的木筏。”

小孩子恐怖地看着他；雖然以前他們也許一定聽說過荷蘭·米海，但是現在他們懇求爺爺好好地告訴他們一些關於他的事情。彼得·蒙克事前在森林的那邊也曾經朦朧地聽說過荷蘭·米海，就應聲向老人打聽：誰是米海，米海在哪裏住。“他是這森林的主人，從你的年齡上來看，若是你還沒有聽說過這些事的話，那你就一定是住在森林的那邊，不然就一定是長期地住在家

鄉了。那麼我就講我所知道的荷蘭·米海和傳說上關於他的事吧。大約一百多年以前，至少我爺爺常常那樣說，不論遠近，世上再沒有比黑森林的居民更加誠實的人了。現在，自從大批金錢流通到鄉間以後，人們才變得詭詐和敗壞了。年輕的人們在禮拜日經常地跳舞，呼嘯，起誓，鬧得簡直不像話；可是在以前並不這樣，即使荷蘭·米海現在從窗外向屋內窺探，我也照我往常所說的，主張把這一切敗壞都歸罪於荷蘭·米海。據說百年前有一位富裕的木材商，他養了許多僕人；他做貿易一直遠達萊茵河的下流，在事業上蒙了福，因為他是一位虔誠的人。一天晚上，有一個人走到他的門前，像這樣的人，他從來還沒看見過。他穿的衣服像黑森林裏的青年，可是他的身材却比他們任何人都高出一頭。誰也不會相信世界上能有這麼高大的巨人。這人向木材商請求工作，而這木材商看他長得身材魁梧，正好搬運沉重的東西，便和他定規好了工資說成了這回事。像米海那樣的勞動者在木材商的雇工裏是再也找不出一個來的。伐樹時他一個人抵得上三個人，如果木材的一端需要六個人拽，他就一個人撐起另一頭。伐了半年樹以後，一天，他走到他主人面前要求說：‘我早已厭倦了在這裏伐樹，同時我也想看一看我所砍伐了的樹木到哪裏去，您允許我登上木筏出外走一趟怎樣？’

“木材商回答說：‘米海，假如你願意到外面世界去看一下的話，我倒不想阻攔你；自然，我需要像你這樣強壯的人伐樹，而河運是需要相當技巧的，不過，這一次就如你所願吧！’